# 目　录


芍药 / 001

紫花地丁 / 010

二月兰 / 017

太阳花 / 025

姜花 / 032

百合 / 038

虞美人 / 048

# 目　录



地雷花 / 058


指甲花 / 066


菟丝花 / 076

牵牛花 / 083



打碗花 / 089



石蒜花 / 095



蜀　葵 / 104



# 目　录



鸡冠花 / 112


山芋花 / 118


美人蕉 / 124


菊　花 / 130


令箭荷花 / 137


昙　花 / 143


飞鸭兰 / 151

# 目　录




火燕兰 / 163



天鹅花 / 157



鸽子兰 / 168

鹭草 / 173



火鹤花 / 179



鹤望兰 / 184



鹤顶兰 / 191





# 芍药

三湘才子易君左在1932年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时，曾写过一本名曰《闲话扬州》的小册子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。因书中颇多轻侮扬州之言，引起了扬州人的公愤，最后由出版方中华书局停止发行，作者登报道歉才了此公案。

就这一事件，当时有好事者于《中国日报》上刊出一上联，联曰：

“易君左闲话扬州，惹起扬州闲话，易君，左矣！”并面向社会各界征集下联。因此联出得极为工巧，又寓“闲话”事件，一为书名，一为人名，所以长久以来无人能对。直到国民政府改选，林森（号子超）连任主席，才有人对出下联：“林子超主席国府，连任国府主席，林子，超然！”出自川籍名医叶古红，堪称绝对。

可见此事在当时的影响极大。

多年之后再来反观此事，公正地说，易君左当时在《闲话扬州》中的言辞虽然有所偏颇，但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，至少有一段记载颇为恰当：“有一点我们可以注意，即是扬州的住宅无论贫富大小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庭园。这一点与北平很相似。每一个扬州人都好像很风流的，都喜欢花。扬州花事之盛，恐怕在全中国居第一位！”

扬州自古繁华地，此间人等一直就有爱花养花的传统。面对无边无际的锦绣烂漫，郑板桥就曾发

过“十里栽花算种田”的感慨。即便是在经济颇为萧条的民国时期，人们对花的喜好与热情，也从未减轻。易君左说此间花事之盛在全中国居第一位，一点儿都不为过。

我在网上结识一扬州人，此君即是爱花养花之人，每每在网上贴出自家养花的心得和成果，都能娱人眼目，兼陶冶人的心智。此君还把自己的博客定名为“桥边红药，知为谁生”，亦很精当，让人一看就会心生遐想。

这个名称来自姜夔（kuí）的那首著名的自度曲《扬州慢》，词中的“桥”即是扬州最为著名的二十四桥——因附近盛产红药，亦名红药桥；而这“红药”，又为扬州的另一名物——红色的芍药花。

扬州芍药的有名由来已久。扬州古称广陵，自古就有“洛阳牡丹，广陵芍药”并称“花中二绝”的说法。南宋胡仔（字元任）在《苕（sháo）溪渔隐丛话后集》中载有苏东坡对扬州芍药的一句评价：

“扬州芍药，为天下冠。”似乎颇能说明问题。清代陈淏（hào）子在《花镜·卷六·花草类考》中亦说芍药：“惟广陵者为天下最。”

如果说苏东坡是因为做过扬州知府，对扬州有所偏爱，才做出这样的评价，那么，陈淏子作为养花莳（shì）草的宗师，他的话应该没假。如果还有疑问，则还有一人的话可用来佐证。长期客居巴蜀的陆游在夸海棠时曾写有一句诗：“若使海棠根可移，扬州芍药应羞死。”似乎也可从侧面证实扬州芍药在当时的不同凡响。

古人评花，牡丹第一，芍药第二，然芍药在我国的栽培历史，可上溯到三千年前，是远远长于牡丹一千五百余年栽培史的。而且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牡丹的旧名叫作木芍药，可见，牡丹脱胎于芍药，在“牡丹”之名没出来之前，“芍药”是它们共同的称呼。而从牡丹的这一旧称里，我们大约也可看出两者是有共同之处的，比如都是毛茛（gèn）

科植物，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牡丹为木本，芍药为草本。

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（zhēn wěi）》里有“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勺药”的诗句，可见，作为一种名花，芍药在很久以前就有很深刻的寓意了。它作为男女之间用来传递感情的信物，临别时被互相赠予，因此芍药又得名“将离”。而《本草纲目》作者李时珍曾说：“芍药，犹绰约也。绰约，美好貌。此草花容绰约，故以为名。”它的这一别名“绰约”，则言其花的美丽，有红、白、紫数种花色，极鲜丽悦目，兼有色、香、韵三者之美。

宋朝时，我国芍药的分布范围就已经很广。刘攽（bān）在《芍药谱·序》里写道：“自广陵南至姑苏，北入射阳，东至通州海上，西止滁（chú）和州，数百里间人人厌观矣。”可见，当时种植芍药之风盛极一时，但依然以广陵为最，凡有关芍药的著作也都十分推崇扬州。传说宋代熙宁年间，扬州有

户朱姓的大户人家，种植的芍药品种之全、数量之多，冠绝全城。家中有南北两个花圃，共有五六万株。这样的规模，想想都让人叹为观止。这也让人想见，当年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那段湘云醉卧石凳的描述也不全是想象："业经香梦沉酣，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，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，手中的扇子在地下，也半被落花埋了，一群蜂蝶闹穰穰的围着他，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。"

跟洛阳牡丹一样，扬州芍药也是有花会的，不过是在北宋时期。

而这一盛况的创始人，则是一代奸相蔡京。其时，蔡京任扬州知府，效洛阳牡丹花会，办了这个扬州芍药花会。传说他让衙吏到处采摘芍药花，并从中精选千万朵最好的，做成花墙，屋宇的梁、栋、柱、拱，悉以竹筒贮水插花悬挂，举目皆花，四处闻香，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。更有甚者，借此名义盘剥百姓，惹得民怨沸腾。直到苏东坡知扬州，才

废了这一传统，救民于水火之中。

说到“相”，倒让我想起芍药“花相”的美称来。关于这一称呼，有各种各样的缘由。而我喜欢的一种来自曾做过扬州司理参军的北宋科学家沈括，他在《梦溪笔谈·补笔谈》中记载有一则“四相簪花”的史实：韩琦于庆历年间任扬州知府时，其府署后园中芍药一干分四歧，歧各一花。每个花瓣上下红色，中间围一圈金黄色花蕊，是一种名为金缠腰的新品种。韩琦觉得此花十分奇异，便再邀约三人，同来观赏。这三人为大理寺评事通判王珪（guī）、大理寺评事佥（qiān）判王安石、大理寺丞陈升之。酒至中筵，剪四花，四人各簪一朵。后三十年间，四人皆成为北宋的宰相。因金缠腰品相与宰相的金色腰带相似，从此，芍药便成了“花相”。

芍药，又名殿春，原因是此花花期较迟，农历四五月间开花，其时，春花大多已谢了。不过这样

也好，大腕总是最后一个出场的，芍药唱的是春之歌这场盛大演出的压轴戏。

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芍药的这一“药”字。我深知中医学的博大精深，寻常草木皆可入药，何况这一植物的名字里还专门带了一个“药”呢？果然，从老中医那里得知，芍药还被称作女科之花，原来，美丽只是表象，慈悲才是天性。



芍药：毛茛科芍药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
又名将离、绰约、殿春等。

# 紫花地丁



“千重子发现老枫树干上的紫花地丁开了花。”川端康成在《古都》的一开头就提到了紫花地丁。可见，这种开紫花的小草在日本也是极常见的，而且，深受人们的喜爱，甚至，成了春天的象征。日本经典民歌《四季歌》里，也是在开头第一句就提到了这种植物：“春を愛する人は，心清き人，すみれの花のような，ぼくの友だち。”

这句歌词翻译成汉语就是“喜爱春天的人儿，是心地纯洁的人，像紫罗兰的花儿一样，是我的友人”。当初学日语的时候就有疑问：“すみれ”的中文意思是紫花地丁，为什么在这里却译作“紫罗兰”？是不是因为紫花地丁的名字没有紫罗兰来得响亮或者好听？

我无法揣测译者的意图，但我还是喜欢紫花地丁，虽说土气了一点儿，却更接近事物的本真。它本来就和土地息息相关，我不知道离开了土，它会依何而生。“地丁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大地之子，凡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，无论植物还是动物，谁不是大地的儿子，谁又离得了大地母亲乳汁的哺育呢？世间那么多的生物，独独把这个名字交给它，我觉得这是人们对这种野草的眷顾，是它的骄傲和荣耀。

和紫花地丁共享这一荣耀的，还有黄花地丁，也就是蒲公英。紫花地丁和黄花地丁，应该是大地母亲的双生子。

事实上，紫花地丁和黄花地丁无论在形状还是性状上，都有许多共同或者相近之处。比如，它们都在春天开花，只不过一个开紫花，一个开黄花。它们都是中药，都有清热利湿、解毒消肿之功效，中医师们常常把它们混在一起使用，来对付一些病痛，让人想起那句“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”的老话。要是单独作战，紫花地丁似乎更擅长解毒，因此在治疗疔疮、解除蛇毒等方面，它算得上一把好手；而黄花地丁在消肿散结方面则技高一筹，适宜治疗乳痈，所以，它更受女性朋友的青睐。

我对紫花地丁的关注，也是因它的这一解毒特性而起。其时，我在跟师父学练铁砂掌，幻想有朝一日能像红花会四哥“奔雷手”文泰来那样，开碑裂石，如碎豆腐，凛然屹立于武林之中。师父在交给我一大袋铁砂的同时，还给了个药方，要我去中药店抓齐这些草药，每天打完砂袋后用它们煮水洗手，说是可以强筋壮骨、消解铁毒，对于练功，能

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无奈我资质愚笨，又天性疏懒，不肯吃苦，所以结果可想而知。直到现在，别说开碑裂石，就连一块小小的红砖，我也碎它不得。每每想起这些，总觉得有负师父教诲，愧对他老人家在天之灵。铁砂掌终是没有练成，英雄豪杰，独步武林，于我而言，成了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。但那个洗手药方中的草药，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，这其中就有一味是紫花地丁。

老实说，一开始看到药方里有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它和我是老相识，还以为它和那些珍贵的草药一样，也是来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、悬崖峭壁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那在中药店做店员的师兄，无意间说出紫花地丁就是箭头草的时候，我才恍然大悟：箭头草开的就是紫花，原来，叫紫花地丁这个名字的草药就是和我天天见面的野草。

每年春风把村头老柳树的树梢吹成绿色的时候，黄夹滩的那片空旷的田野上就开满了或黄或紫的小

花，在柔柔的春风中轻轻摇曳，娇小玲珑，远远望去，花地毯一般，煞是好看。这些或深或浅的紫色小花中，就有一种是箭头草——也有人叫它铧（huá）头草——因它长三角形的叶片，往小里说，酷似一枚待发的箭镞（zú），往大里想，就像一张耕地的犁铧头了。还有人叫它二月兰——可能与它开花的时节和花朵的形状有关。相对于箭头草或者铧头草，我更偏爱二月兰这个名字，感觉上，箭头草或者铧头草更像男孩的名字，而二月兰，却像在呼唤一个好女孩。但把紫花地丁叫作二月兰，其实是我老家人误称了。真正的二月兰又叫诸葛菜，属于十字花科，而紫花地丁是堇（jǐn）菜科植物。它和蒲公英一样，都是那群挎着小竹篮、握着小镰刀，在野地里疯跑的孩子们的搜寻目标，在整个童年阶段，它们就是我们的朋友。

古希腊有个神话就和紫花地丁有关：传说河川之神伊儿长得很美，连美神都为之倾倒，但是众神



紫花地丁：堇菜科堇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
别名野堇菜、光瓣堇菜、箭头草、铧头草等。

之王宙斯也深爱着伊儿，不肯割舍。后来美神的爱终于感动了伊儿，两人经常在草原上快乐地玩耍谈天。有一回，他俩被宙斯之妻赫拉看到了，伊儿忙变成小牛躲了起来。宙斯见伊儿变成了小牛，便创造了紫花地丁供她食用。但是，当宙斯从赫拉那儿知道事情的真相后，一气之下把伊儿变成了星星。悲伤的宙斯日夜不停地思念伊儿，于是又在紫花地丁的草上增加了一种美丽的花朵，让其像星星一样散落在山野。它的花语就是“诚实”。

一朵不起眼的小花竟然承载了这样一份错综复杂的爱情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它的花语让我再一次想到了日本的那首民歌，或许，正是因为诚实，紫花地丁才成了春天的象征。也只有像紫花地丁一样的人，才配得上“朋友”这个称号。